

谷文昌的兄弟情

钟兆云



人无三分银……”

不切实际的故事越说越玄，越说越使北方人犯怵。有人瞻前顾后，心里打鼓；有人犹豫不决，称病要求留在苏沪。谷文昌却一往无前，党指向哪，他就奔向哪。

接到兄长报平安的信后，谷文德便对福建省东山县那个海岛心心念念起来。1952年，他带着大侄女一路向东行，去看望据说已当了东山县县长的哥哥谷文昌。

几天几夜的火车，再换乘汽车，辗转来到东海之滨。从八尺门海峽坐船跨海，海浪颠簸得他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。要是船能掉头，天边那个岛他可能就不去了。他想，一母同胞，哥哥在这孤岛进进出出，得吐多少回呢？

出现在眼前的县长哥哥，脚蹬布鞋，身着褪了色的灰中山装，绝非他在老家乡下所想象的“呢子大整叫备用，迎来送往不发愁”的干部形象。那时候，哥哥在东山县当县长，嫂嫂当县妇联主任，所谓的家，就是在县长办公室里搭个床铺。他来了，只能和县委通讯员同挤一个门窗吱吱作响的房间。

未见过大海的谷文德，幻想过东山的海岛风光，见到的却是个风沙呼啸的荒岛，心底竟有几分不信。晚上听得狂风呼啸，所居之屋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，随时都会被风浪吞没，便问同住的县委通讯员：“你们这里的风沙咋这么厉害？”

通讯员回答他：“这还不算大，大的都能把房子整个给埋了。”

谷文德在东山住了不到一个星期，就坐卧不安了，忍不住跟哥哥抱怨：“咱林区够艰苦了，没料到东山更苦！咱林区再苦，好歹树上叶子能吃，地里有野菜能挖，河里有水能喝。东山却到处光秃秃的，沙子能吃吗，西北风能吃吗，海水能喝吗？”

哥哥却说：“咱离乡背井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吃上饭吗？共产党人不就是来救穷人的吗？”

来一趟不容易，哥哥和嫂嫂都希望他多住几天。可谷文德实在待不下去，别说海岛上无处不在的海腥味让他反胃，出门还得戴眼镜，否则只能让风沙把眼睛打肿打痛。他感到难以适应，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沙啊，怪不得东山的百姓称之为“沙虎”“风妖”！离开东山时，他带走了些小鱼干和虾米，带上了哥哥节衣缩食省下的一点钱。他觉得东山的条件太恶劣，能够建成哥哥说的美丽与富饶的地方吗？

三

谷文德回去不久，就听说东山发生了一场大战。如何个震惊世界，他不知道，只是听说毛主席表扬这是个大胜利，而且最欣慰的是，哥哥还活着！

新中国成立后，福建还一直是前线，与台湾一水之隔的东山更是最前哨。谷文德又开始为哥哥牵肠挂肚，没过几年，他又来到东山。这次，他从老家带来了哥哥打小爱吃的山楂、柿饼。哥哥烟不离嘴，吃这些可以化痰，他一直都是关心哥哥的。他也照哥哥的吩咐，带来一把卸了柄的锄头，问：“你都当县委书记了，还要这把式干什么？”

谷文昌憨憨地笑着：“老家的锄头我从小用得顺手，今后走到哪里都带上它，既能就地劳动，也好提醒自己别忘本。”

谷文德握了握哥哥的手，伤痕累累，比自己的手还粗糙。

在和通讯员及东山干部群众闲谈中，他已然知道，哥哥这双手，攀过沙丘，打过石子，筑过堤，种过草，植过树，捏碎过一个又一个天大的困难！哥哥还雄心勃勃地发起了改造自然的造林治沙之战，屡败屡战，听说还当众立下誓言：“不把风沙制服，就让我风沙把我埋掉！”这样的官当得可真是苦，何必呢？他有不解，也有担忧。

但他又看到，与自己第一次登岛不同，东山变样了，不说昔日充斥于耳的风沙咆哮声变弱了，时歇时续了，水贵如油及燃料紧缺的现象也不再让人揪心。最引人注目的是，原来的濯濯童山、千里荒滩有了丝丝绿意。人在东山，其实也难见哥哥的身影，他不是下乡调研去了，就是在开会，要么是去参加劳动，终日不得闲。有天难得在饭间多唠几句嗑，雷声忽至，哥哥二话不说披上雨衣，拿起锄头就冲出了门。他从此知道，在这个地方，雷声就是造林的命令，雷声一响，“一呼百应”。他有一次跟着侄儿冒雨奔向就近的植树造林战场，嗨，从

四面八方向雨阵中奔来的，是无数的群众和学生，几乎人人都没穿鞋。谁都说：谷书记就在前面和大家一起种树哩！

谷文德感受到了哥哥在东山的威望，却也没忘记老母亲希望哥哥回故乡工作的愿望。回家前，他特地央求过儿媳：“咱妈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来不了东山，你们干几年调回老家，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嘛，顺道也满足咱妈的一个念想……”

哥哥打断了弟弟的话：“当了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，就是四海为家，听从党的安排，不管落在什么地方，都要在那里生根开花。你也入党了，该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
那一次，哥哥陪着弟弟来到月光下的海边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：“文德，你回去告诉咱妈，等东山像咱林区一样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树，我一定回去好好服侍她老人家。你说中不中啊？”

月亮朗朗地照着兄弟俩。谷文德看见月光和海水一同在哥哥的眼里打转，闪烁得让他鼻子发酸。

四

谷文昌也不是忘情之人。那年观看潮剧经典戏《四郎探母》，戏里杨四郎有心过营探母，奈何关口阻拦，只能仰天长叹：“高堂老母难叩问，怎不叫人泪涟涟。”台下的谷文昌听得泪水直流，哽咽着对妻子说，不知道咱妈现在情况如何？

谷文昌真是有心把母亲接到东山来养老，但风烛残年的老人无法远行，只好节衣缩食接连寄钱寄物，有时让孩子们寒暑假回老家代为尽孝。

1962年2月中旬，谷文昌到北京参加大会，会后在回福建路上拐住大哥一家移居的山西长治市牛村，看望在这里过年的母亲。正值春节期间，他事先交代妻子带上孩子们从东山前来会合，弟弟也带着家小前来团聚。四代同堂，特地拍下了唯一一张家族合影。谷文昌夫妇和母亲住了一个来礼拜的窑洞，每晚都给老娘洗脚，听老人絮叨。

谷文昌欢迎亲人们去东山参加植树造林。弟弟心有余悸的不是苦和远，而是晕船，哥哥却自豪地说：“八尺门海堤建成了，孤岛很快就可以变半岛，下次你再来，天堑变通途，就不用坐船了。还有啊，几年下来，东山比咱太行山还绿了，那些树四季不落叶呢！”

河南林县那头的太行峡谷山多田少，相距不远的山西长治却有大片农田山田。谷文德曾想举家迁到长治去，希望当官的哥哥能帮助通融一下。谷文昌却说：“你是党员，又是村干部，得通过两党组织批准，我无权过问。”

各奔东西一年多，196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谷文昌在办公室里久不下楼吃饭。儿子上去叫他时，却见他一个人面对窗口泪流满面，接过父亲手头的电报，才知道奶奶去世了。此时的东山，正逢大旱，繁忙的工作使谷文昌忠孝难以两全。他速速汇了钱帮助安排后事，又忍着悲痛投身到抗旱指挥工作中了。

母亲走后那些年，谷文昌依旧每年给弟弟寄钱寄物。他知道，弟弟夫妇都是农民，又要抚养7个孩子，负担重。弟弟也知道哥哥负担不轻，5个孩子不管是亲生的还是抱养的，哥哥都一视同仁，连着嫂嫂娘家的亲人，得如何勒紧裤腰带啊。可是哥哥宁愿自己“瓜菜代”，也要时时接济他。

五

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谷文昌难得地回了一次河南老家，给父母扫墓，看望乡亲们。

接到哥哥时，弟弟开玩笑似的提醒：“哥哥啊，你都当局长了，也该有套像样的衣服啊。”哥哥则笑指身上有补丁的衣服说：“这不是挺好吗？我们是人民公仆，是干革命的，过分讲究穿着，就脱离群众了。”

林县不少人都记得谷文昌的这次还乡，别说吃穿住行与村民无异，还因为带的衣物不多而受冻了。林县人还记得，谷文昌南下后不仅把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、工具介绍到福建东山，也把南方的好经验传播到林县。身在东海之滨，时时不忘太行山，在困难时期曾多次给家乡人民物资支援。

1981年1月下旬，谷文德接到哥哥召唤的消息，急急赶到闽南漳州医院时，顿时呆住了：病床上那个形销骨立、肤色黧黑、白发满头的

人，是自己日思夜想的胞兄吗？哥哥不过65岁，一向精力充沛，怎么就病危了？眼前的一切，让他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积劳成疾的谷文昌，是在一次会上倒下而被“赶到”医院里来的，一检查，已是癌症晚期。受着病痛折磨的他，看着床前的弟弟，近乎喃喃自语：“莫哭莫哭，是人总有这一天。哥也没什么留给你的，床头这收音机，还有你看得上的衣物，就带回去留个念想吧。”

谷文德哭道：“我不要你的收音机，我也不要你的衣物，我就要哥哥好好的。你知道，这些年我除了那次想迁入山西和老娘、大哥做伴，还有那双皮鞋，我从没向你开口要什么。我真的什么也不要，就要哥哥快点好起来，再回老家，乡亲们都在等着你回去呢！”

“哦，要求都没满足你，不怪我吧？”弟弟迁户山西之事，老家林县那边首先不放，说谷文德的村干部当得好，受到群众拥护。至于皮鞋，是东山驻岛部队发给兼任政委谷文昌的，但他从来不用，而且宁愿给了警卫员也不给弟弟，只怕弟弟穿上皮鞋后自觉高人一等而脱离了群众。

“不怪，一点都不怪，我也是党员，哥说得对……”谷文德泣不成声。

谷文昌告诉弟弟，送他的这个收音机不是公家配的，是自己出钱买的：“这个收音机可以让人了解许多大事，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，老家那边可能还稀罕……”

“你和老家那边的亲戚，不要怪我没帮上你们，共产党员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，大家都得自力更生。你回去代哥给咱爸咱妈上一炷香，也告诉乡亲们，就说咱没给他们丢脸……”

相比离别太久的故乡，谷文昌更放不下东山。这个海岛曾是那样的陌生，环境是那样的恶劣，现在却是那样的熟悉、那样的亲切。他从1950年到1964年，从35岁到49岁，向这个海岛献上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。如果还有来生，他真愿意与这片土地长相守。

“我喜欢东山的土地、东山的人民。我在东山干了14年，有些事情还没有办好。我就不留骨灰了，都撒在东山吧，让我和东山永远在一起！”谷文昌的声音非常低，断断续续，几乎就只是口唇的气息。他似乎早有打算，流云滢影，人去无踪，只想化作春泥护花树。

床边的谷文德已是满脸泪水，眼前这个人，不仅是自己的二哥、谷家的次子，更是共产党员谷文昌！

六

回到林县的谷文德，带着儿孙们来到了著名的红旗渠，告诉他们：1960年，林县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，在太行山上劈山凿就红旗渠。那个时候，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“上战秃山头，下战飞沙滩，绿化全海岛，建设新东山”已见成效，并在东山建成红旗水库，移山填海建海堤——林县与东山远隔千里，但不同的地方，一杆红旗一样的迎风飘扬。

虽然哥哥身上总有不少地方让做弟弟的不理解，甚至有怨气，但慢慢也就消解了。谷文德觉得哥哥行得正，是党的好干部。哥哥离世那些年，他“心悲兄弟远，愿见相似人”，期冀身边的干部们也有哥哥“不带私心搞革命，一心一意为人民”的样儿。

1991年5月，福建省委作出“开展向谷文昌同志学习”的决定。谷文德知道了哥哥是党和人民认定的好干部，为之深深自豪，却从不利用哥哥的影响力来为自家谋私利。数年后，谷文德也去世了，去世前留下遗言，要带上哥哥所留的一件遗物，并叮嘱兄弟三人的子孙：“谷家子弟都要好好做人做事，不要玷污了谷文昌这个名字！”这对连枝带叶的同胞兄弟，生生死死都手足情深。

2009年，谷文昌入选中央宣传部、中央组织部、中央统战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的“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。2019年，福建东山建起了“谷文昌干部学院”……

今日，走上福建东山岛，这里已是旧貌换新颜。昔日的荒沙滩、赤山岗，早已变成了国家海滨森林公园；昔日的风吹石走，满目苍凉，如今已是一步一景，如诗如画。美丽的东山岛，记录下一段“誓把荒岛变绿洲”的峥嵘历史，也深深印刻着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如磐初心与高尚精神。

题为东山岛风景。

胡东雄摄

我从小在舟山海岛长大，出门见海，宽阔的海滩上、海岸边，虾、蟹、泥螺、蛏子、望潮等随处可见，滩涂就像菜园子，海鲜则是家常菜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我去厦门、宁波工作。20多年间，有几次调去更大城市的机会，但我都没有动心。后来，我又选择回到舟山工作，究其原因，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：那海鲜美味的诱惑，是我返回舟山的重要原因。

舟山海鲜的好味道，是地理环境造就的。舟山地处长江、钱塘江、甬江出口处，有1390个岛屿和2.2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，气候宜人，饵料丰富，特别适合鱼类繁衍生长。而且这里的海水淡咸交汇、冷热交替，使产出的鱼类更加美味。

舟山群岛盛产600多种各类海鲜，其中大黄鱼、小黄鱼、带鱼、墨鱼为四大名产。舟山海鲜种类繁多又新鲜，即使每天换几样品种，吃上几个星期，怕也都轮不过来。沈家门是远近闻名的天然渔港，渔汛期沿海渔民会云集于此，桅樯如林，形成独特的渔港景观。我曾路上过一艘撈洋小憩的渔船。渔船上的捕鱼人，不少是外来的打工者，他们在舱面上席地而坐，一边听着手机里播放的流行歌曲，一边抿一口老酒，夹一筷子菜肴，十分悠闲自得，那古铜色的脸上，洋溢着渔获丰收后的幸福感。

海风悠悠，水天一色，鸥鸟低翔盘旋，披霞回巢。当许多商业大厦打烊的时候，沈家门的海鲜夜市一条街便开始热闹起来。一顶顶彩色帐篷在海风中撑开，密密麻麻一长溜，少说也有近百家，它们成为沈家门夜景的一大特色。

海鲜夜排档里往往人声鼎沸，夹杂着锅碗瓢勺的叮当声，油锅溅出的刺啦声。桌上是清一色的舟山海鲜，鲜嫩香糯，清香四溢。游客从天南海北云集于此，笑语喧哗，大块朵颐，确是别有一番滋味。梭子蟹上市的季节，更是热闹非常，杭州、宁波等地的人们会驱车几百里，专程跑来品尝地道的梭子蟹。一拨又一拨的客人，让摊主应接不暇。为了能吃上一口鲜香美味的梭子蟹，一些人不怕在摊边耐心地排队静候。

大凡有外地客人来舟山，我都会带着去吃一餐夜排档。排档里的选择非常丰富：梭子蟹、龙虾、石斑鱼、带鱼、鲳鱼、梅童鱼、墨鱼、佛手、淡菜、海螺等，有的才刚刚捕上岸就被送来了，在灯光下鳞光闪烁，十分诱人。有一次，我的几位朋友，因为流连于舟山的美味海鲜，以至于竟然耽误了去普陀山的行程。

从前，我感觉舟山的空气中时常弥漫着一股腥味。如今，情况已经不一样了，舟山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空气质量一直处在全国前列，说是一个天然氧吧也不为过。一些来舟山的客人常常羡慕不已，恨不得将舟山的好空气打包带回家。

当然，舟山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生态环境上，还体现在城市建设上。高楼大厦不断崛起，海洋公园、海洋大学、海洋科学城、海洋文化艺术中心一个接一个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东港城依山面海，现代化气息浓厚。海鲜夜排档从沈家门迁到了东港海边，成了新的网红打卡地，东港则成了人气极旺的海上不夜城。

有一次，我爬上舟山本岛最高峰黄杨尖，往四周一望，不禁心潮激荡。眼下，以黄杨尖为界标，北生产、南生活、中生态的岛城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。舟山作为滨海城市，大海的胸怀、渔民的勇敢、岛屿的坚韧，这诸多元素融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，让舟山这座城市更显得魅力四射。

下图为舟山海港景观。

影像中国



大地